



MARIE-  
ANTOINETTE  
断头艳后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陈祚敏 译

# 断头艳后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陈祚敏 译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200号

Stefan Zweig

Marie-Antoinette

根据巴黎格拉塞出版社法文版译出

**断 头 艳 后**

duantou yanhou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陈 祚 敏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875印张 368,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7551—12750

ISBN 7-200-01019-7/I·168

定 价: 7.30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非同凡响的著作，历来被誉为传记文学的珍品。全书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写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如何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而走上了享乐、沉沦的道路，最后在断头台香消玉殒。作者以严峻的笔调展示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前后后。

## 目 录

第 一 章	她还是个孩子	( 1 )
第 二 章	床第隐秘	( 20 )
第 三 章	初到凡尔赛	( 32 )
第 四 章	官闱风波	( 43 )
第 五 章	征服巴黎	( 62 )
第 六 章	国王驾崩	( 72 )
第 七 章	凡尔赛新主	( 81 )
第 八 章	洛可可艺术的化身	( 95 )
第 九 章	特里亚农	(111)
第 十 章	新的一帮	(124)
第 十 一 章	国舅来访	(133)
第 十 二 章	喜得贵子	(145)
第 十 三 章	四面受敌	(153)
第 十 四 章	洛可可剧场的惊雷	(165)
第 十 五 章	项链事件	(180)
第 十 六 章	审讯和判决	(198)
第 十 七 章	觉醒	(211)
第 十 八 章	决定性的夏天	(220)
第 十 九 章	逃亡开始	(230)
第 二 十 章	朋友到来	(239)
第 二 十 一 章	他们是否有过……?	(252)

DQ 50/33

第二十二章	凡尔赛最后一夜	(264)
第二十三章	王权的末日	(274)
第二十四章	艰难岁月	(283)
第二十五章	米拉波	(296)
第二十六章	出逃前的准备	(308)
第二十七章	逃往瓦伦	(318)
第二十八章	瓦伦之夜	(328)
第二十九章	在归途中	(334)
第三十章	相互欺骗	(344)
第三十一章	朋友的最后一次出现	(355)
第三十二章	战争	(366)
第三十三章	绝望的呐喊	(374)
第三十四章	八月十日	(382)
第三十五章	汤普尔宫	(394)
第三十六章	形单影只	(409)
第三十七章	告别尘世前的孤寂	(418)
第三十八章	巴黎裁判所大牢	(431)
第三十九章	最后的尝试	(439)
第四十章	奇耻大辱	(448)
第四十一章	预审开始	(460)
第四十二章	法庭辩论	(497)
第四十三章	最后的旅程	(484)
第四十四章	尾声	(492)
作者附言		(500)

## 第一章 她还是个孩子

几百年来，为了争夺欧洲的霸主地位，哈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在德国、意大利和弗拉芒的无数战场上展开了年复一年的厮杀。两大夙敌如今终于认识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干戈不息只是在为其他王室的崛起开辟道路。异教徒英国已经将手向欧洲大陆伸了过来，勃兰德堡公国<sup>①</sup>也羽翼丰满，现已成为一强大王国。连宗教信仰非驴非马的俄国也在跃跃欲试，准备对其疆界作无穷的扩张。因此，虽然为时已晚——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两国君王及其外交大臣仍不禁问道：他们若能握手言和，岂不比一再燃起这连天烽火，让那些异教徒和发迹者坐收渔利，更为有益？路易十五的大臣舒瓦泽和玛丽-泰蕾丝的大臣考尼茨于是达成了一项协议。为使此协议长期有效，不致成为一种战争间歇，两位大臣提议以联姻的方式使两国世代修好。况且在哈斯堡王室，待嫁公主从来不乏其人，此刻就有着可观的数目，而且各种年龄都有。他们起初打算在这些公主中挑选一人嫁给路易十五，尽管这位笃信天主的法国国王现在已是子孙满堂，而且寻花问柳的恶习不减当年。可是他此刻刚刚抛开蓬巴杜夫人，正与杜巴莉夫人打得火热，对于这一建议当然毫无兴致。另一方面，两度丧妻的奥皇约瑟夫<sup>②</sup>对于聘娶路易十五的

<sup>①</sup> 即普鲁士王国前身。

<sup>②</sup> 即约瑟夫二世(1741—1790)，玛丽-泰蕾丝的长子。其父死后与母亲玛丽-泰蕾丝共同执政，但实际上由后者独掌大权。

女儿也没有多大兴趣，因为路易十五的三个女儿早已过了青春年华了。这样，第三种办法便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把玛丽-泰蕾丝的一个女儿许配给尚未成年的王太子，即路易十五的孙子和法兰西王位的未来继承人。1766年，年仅十一岁的玛丽-安东奈特于是被这项严肃的计划选中。是年5月24日，奥地利驻法大使在给女皇的特别报告中说：“国王表示，女皇陛下可以认为此事已定下来了。”不过对于这些外交官说来，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无比，巧妙地使得一切重要事务一时都难于办成，是他们的荣誉所系，否则他们就不成其为外交官了。阴谋活动随之在两国宫廷此起彼伏地展开着，时光一年年过去，以致三年之后事情仍无任何进展。玛丽-泰蕾丝的焦虑不安可以想见，女皇所担心的是，她那讨厌的普鲁士邻居、即她在愤怒时刻直言不讳地斥之为“魔鬼”的弗里德里克，最后也会来以其狡猾手段阻碍这一计划的执行，而这一计划对于维护奥地利的强大却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她殷勤备至，千方百计不让法兰西宫廷收回其已经基本许下的诺言。她以一名职业掮客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只有她能够做到的坚忍不拔的耐心，不断地向巴黎展示公主的资质。每当法国使者到来，她都显得特别谦恭，送了他们许多礼物，期待他们能使凡尔赛将这门亲事最终确定下来。她的脑际终日所萦绕的是女皇的使命而不是做母亲的职责。她所想到的是如何使王室更加强盛起来，至于孩子的幸福，则考虑很少。帝国驻法大使虽然一再向她陈明：“这位王太子似乎没有多少天分。他举止猥琐，言词笨拙，才情十分有限。”但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在她看来，一个公主能成为王后岂不足矣，还需要什么幸福？可是玛丽-泰蕾丝越是急不可耐地想使这门亲事正式确定下来，老谋深算的路易十五便越是秀口难开。他在三年中让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小公主的画像



及有关报告，但对这门亲事只是原则上表示赞同，而对方所朝夕期待的正式确认，他却一直缄默不语，不愿作出任何承诺。

这件国家大事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天真无邪、芳龄才十二岁的小安东奈特，生得娇小柔媚，身姿苗条，其楚楚动人自不待言。她秉性好动，这期间正在申布龙宫中同哥哥姐姐及其他小朋友们无忧无虑地嬉戏着，很少想到那些书本和每天必修的功课。由于她性情活泼，惹人喜爱，主意又多，弄得那些负责其教育的神甫和家庭教师，对她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她的旷课时日相当之多。子女众多的玛丽-泰蕾丝，因日理万机，连这个孩子的学业也无暇问及。一天，她突然发现，这位未来的法兰西王后，到了十三岁，无论是德文还是法文都还不能正确拼写。小家伙不但缺乏起码的历史知识，一般知识也少得可怜。至于音乐方面，那也好不了多少，尽管她的钢琴教师是当时的音乐大师格鲁克。女皇因而不胜惊恐。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必须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使这个天性懒惰的小淘气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当务之急是让她学会基本的宫廷舞步，纠正法语语调。为此，女皇立即为她聘请了舞蹈大师诺维尔，并从一个来维也纳巡回演出的法国剧团中挑选了两位演员，一个教她掌握正确的法语发音，一个教她唱歌。可是法国大使刚把这件事报告国内，凡尔赛便传来了愤怒的指责：一位未来的法兰西王后所需教育，绝不能由蹩脚的演员来担任！双方为此随即展开了新的外交谈判，因为凡尔赛认为它不能对这位未来王后的教育问题漠然视之。经过长时间谈判，他们终于根据奥尔良主教的提议，给维也纳派了一位名叫维尔蒙的神甫作为小家伙的教师。关于这位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公主，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最早的严肃材料，便是由他留下来的。他认为年轻公主姿色出

众，性情温雅。他在报告中写道：

她容貌秀丽，仪态端庄，再过几年定会出落得更加媚人，不负众人对一个王后所怀抱的期望。此外，她的性情和心地都无可挑剔。

不过这位神甫在谈到小玛丽所掌握的知识 and 用功程度时却相当谨慎，因为她实在调皮透顶，思想难于集中，成天叽叽喳喳，活跃非凡。尽管她有着惊人的理解力，但从来不能认真地把一件事情做好。他说：

小家伙比人们长期来所认为的要聪明得多。遗憾的是，到了十三岁，这种聪颖尚不能集中于任何方面。她思想怠惰，表现轻率，我对她的教育因而十分困难。我起初花了六个星期为她讲授文学旨要。她对我的讲授一听即懂，所得看法也大体正确，但我始终未能使她对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可是我感到她确有此种能力。我因此认为，她的注意力只有在玩耍时方可集中于某一方面。

十至二十年后，所有政治家都以类似语言对她提出了同样的抱怨，觉得她虽然聪颖非凡，但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对任何严肃的话题都厌烦地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这位未来的法兰西王后，在她还是一个含苞未放的少女的时候，便已清楚地显示出她身上所固有的缺陷：她几乎无所不能，但什么也不愿认真去做。然而在法兰西宫廷，自从国事受后妃左右以来，人们对一个女人所看重的只是其外表，而不是她的实际才能。玛丽-安东奈特既然长得如花似玉而且性情随和，这就足

够了。这样，1769年，路易十五终于打破沉默，给玛丽-泰蕾丝写了一封她许久以来所焦急期待的信，信中庄重提出，希望他的孙子——未来的路易十六——能与这位年轻公主结为秦晋之好，并建议将大婚的日子定在来年的复活节。玛丽-泰蕾丝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立刻表示同意。经过多年的操劳之后，这个忍辱含垢的可怜女人如今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因为在她看来，国内乃至整个欧洲从此将可有一段和平时期。一个个使者于是带着仆仆风尘到了各国宫廷，向人们正式宣布，哈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将通过联姻而永世修好。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sup>①</sup>，哈斯堡家族的这句古老箴言再次得到了证实。

两国外交大臣的使命终于圆满完成。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仅是最易于办到的一面。因为在那盛大的庄严时刻到来之前，两国宫廷为使各自的礼仪协调一致，将不知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同这一点相比，在哈斯堡王朝和波旁王朝之间展开的、使路易十五和玛丽-泰蕾丝握手言欢的游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确实，双方典礼官和其他礼宾代表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将此婚礼中所有无比重要的仪式细则拟定出来，况且对于这些注重繁文缛节的典礼官说来，一年的时间又算得了什么？一位法国王太子要迎娶一位奥地利公主，仅礼仪中的先后顺序就会产生多少难以决断的问题？一切细微末节都必须极其仔细地事先考虑周到；为了避免难以弥补的差错，人们要翻阅多少古往今来的定规！因此，无论在申布龙还是在凡尔赛，这些古旧习俗的神圣卫士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对这方面进行了夜以继日的研究。双方大使对每一份请柬都作了仔细推敲。专任信使带着各种建议和反建议日夜兼程往返于两国之间。因为对于

<sup>①</sup> 拉丁文，意即以联姻结盟。

这两个唯我独尊的王室说来，仪式上的先后顺序万一发生差池，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远甚于七年战争！在莱茵河两岸为此而举行的无数次磋商中，人们对一些棘手的原则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权衡和研究，比如婚约中应首先写上谁的名字，是奥地利女皇还是法兰西国王？谁应当最先在婚约上签字？礼品应送何物？妆奁应有何规定？新娘前往法国途中应由谁陪同？由谁接待？作为一名奥地利公主，其随行仪仗在抵达边境之前应有多少男女傧相、侍从、卫士、宫女、梳妆师、忏悔神甫、医生、录事、文书和洗衣妇组成？随后作为法兰西宫廷的未来王后，从边界至凡尔赛又应有多少人组成？尤有甚者，在莱茵河两岸的这些对各自的祖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典礼官们对基本问题大体取得一致之前，两国宫廷的绅士淑女就已经在那里为争当男女傧相而吵闹不休了。在他们心中，这是一项无比神圣的差事，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每个人都拿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证件或材料。所以典礼官们虽然费尽心血，花了整整一年的时光，但仪式中的先后顺序及其他关键问题仍未能全部得到解决。比如最后一刻，人们仍不得不在应邀来宾的名单中取消了阿尔萨斯贵族，理由是为了“避免一时无法解决的出席身份这一复杂问题”。要不是路易十五事先对婚期表示了明确意见，法奥两国的这些死守各自规章的典礼官们，恐怕至今还不能就此婚礼所应采取的“准确”形式达成一致意见。这样的话，玛丽-安东奈特也就不会嫁到法国来了，法国大革命恐怕也不会爆发。

对于这场婚礼，虽然法奥两国此时都亟需一切从俭，但双方仍不惜耗资巨万，摆尽了人间阔气。无论是哈斯堡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谁也不愿比对方显得寒酸。法国驻维也纳使馆因场

地有限，不便接待拟议中的一千五百名嘉宾，扩建工程随之展开，雇佣的工人达几百名之多，此外，还在凡尔赛为这场婚礼而特地赶修了一座剧院。两国的宫廷供应商、裁缝铺、珠宝商、轿车制造商，因而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仅仅为了去迎接新娘，路易十五就向宫廷供应商弗朗西安订购了两辆极其豪华的御辇。御辇由珍贵的木料制成，车窗上镶着明亮的玻璃，内部铺陈华丽，外表金壁辉煌，车顶耸立着一个个花环；车子虽然如此讲究，但却十分轻巧，灵便。

王太子和官中显贵，人人都定做珠光宝气熠熠生辉的礼服。路易十五的王冠上镶嵌了一颗当时最为名贵的宝石，玛丽-泰蕾丝为女儿准备的嫁妆也毫不逊色，不但有专门定制的马利纳<sup>①</sup>花边，而且有各种绫罗和首饰。代表王太子前来奥国京城向玛丽-安东奈特正式求婚的法国大使杜弗终于到达，四十八辆马车——其中两辆为上文已经提到、车窗镶着玻璃的御辇——所组成的车队，沿着石板路向霍夫堡宫缓缓蠕动，每辆车都套着六匹身高体壮的骏马。维也纳万人空巷，竞相以一睹这壮观场面为快。走在队伍两旁的仆役和卫士达一百零七名，他们都穿着簇新的号衣，仅此一项就耗资十万零七千杜卡托<sup>②</sup>，整个车队所耗国帑则应不下于三十五万。从这时起，各项盛典逐渐展开，首先是规模盛大的求婚仪式和玛丽-安东奈特在福音书、十字架和熊熊烛光前为放弃她在奥地利所享各项特权的庄严宣誓，接着是官中和大学校园的狂欢以及阅兵式、化装舞会、冠盖如云的贝维德尔宫盛宴和舞会、宾客达一千五百人的利腾斯坦宫晚宴。4月19日，由大主教斐迪南代表王太子，在圣奥古斯丁教堂举行了象征性婚礼。此后是家宴。21日是新娘

① 马利纳，比利时一地名，当时以盛产花边驰名欧洲。

② 杜卡托，威尼斯古金币。

登程、向亲人作最后告别的日子。玛丽-安东奈特于是在两排恭敬侍立的人群目送下登上法国国王的御辇，踏上了命运为她安排的大路。

眼看女儿离她而去，玛丽-泰蕾丝不禁备感哀伤。这个终日为国事操劳、两鬓斑斑的女人，多年来一直对这门亲事寄予莫大期望，认为这是确保哈斯堡王朝国祚绵延的关键之举。可是到了分别时刻，她为女儿安排的这一归宿却在她心中产生了忧虑。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她的一生及其信札，人们便可发现，对奥地利家族的这个威名赫赫的可怜女皇说来，她头上戴着的那顶皇冠很久以来已成为一种负担。她经过千辛万苦和连绵不绝的战争，才在反对东西两个邻国——土耳其和普鲁士——的斗争中，使帝国的统一得以维护，因为这个帝国是靠着一系列结盟和某种程度上的人为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可是现在，正当帝国似乎已得到巩固时，她却突然失去了信心。这可敬的女人如今强烈地预感到，一旦她撒手尘寰，这个她付出了毕生心血和精力的帝国，必将遭到瓜分和肢解。作为一个观察敏锐、几乎洞察一切的政治家，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靠偶然因素、由多种民族拼凑而成的国家是多么地脆弱，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处处谨慎，巧妙地采取各种对策，不可有丝毫大意。现在，她小心翼翼开创的一切，将由谁来继续下去？她深深感到她的那些孩子在这方面是根本指望不上的，觉得自己的思想如今正与卡珊德拉<sup>①</sup>一样明晰。她取得成功的奥秘，她的为人的根本之点，就在于能够长期忍耐，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并能明智地适可而止，有时则彻底打消难以实现的念头。但这种品格，这些孩子却一点也没有。他们的洛林父亲

---

①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得阿波罗帮助，能预卜凶吉。

似乎传给了他们一种盲目追求、不计后果的性情，为了一时之快，随时可以牺牲一切。这可真是平庸的一代，他们处事轻率，缺乏信念，一心只图眼前的赫赫扬扬。她终生受尽弗里德里克二世的欺凌和嘲弄，但她那名义上和她共同执政、急于接位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却在向他频送秋波；伏尔泰反基督的思想是她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深恶痛绝的，但他却常常向他百般献媚。她给玛丽-阿梅莉亚公主也找了个好夫婿，使之也会成为一名王后，但她一嫁到帕尔马王国，便因生活放荡而在欧洲闹得满城风雨。她成天同那些情人沉浸在欢乐之中，仅仅两个月便将国帑挥霍一空，使得王国陷于一片混乱。女皇还有个女儿嫁到了那不勒斯，但她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给她带来多大荣光。她们全都行事轻率，对生活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她坚强不屈地抛却个人生活中的一切乐趣和欢乐、以忘我的精神所从事的这一伟大事业，现在看来完全是劳而无功。她真想逃避人世，到一所修道院里去打发残生，但明显的迹象使她预感到，她那跃跃欲试、行事莽撞的儿子定会将她辛辛苦苦所奠定的基业毁于一旦，只是出于这一担心她才没有放下手中的权杖，虽然她对此早已厌烦透顶了。

作为一个洞悉世事的女皇，她对小女儿玛丽-安东奈特并没有寄予多大希望。不错，她知道她身上有着不少优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性情爽朗、活泼，通达人情，但她对她的不足之处也十分了然，这就是不够成熟，行事轻率、狂热，缺乏恒心。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同她呆在一起，使这个头脑易于发热的小姑娘成为一名老成持重的王后，她在玛丽-安东奈特远嫁前的两个月中将她安排到了自己的卧房里，并通过多次长谈，努力使她对自己的崇高使命有所领悟。为了得到上天的保佑，她还带着她到维也纳近郊的马里亚策尔去作了一次朝圣。随着

离别的日子日益临近，她心中的愁绪也愈加强烈。一种隐约的忧虑使得她坐卧不宁，她似乎已预感到自己的女儿将来会身遭不幸，因此千方百计希望她能得以幸免。临别之前，她交给女儿一份详细“注意事项”，并让她这个惯于对事情漫不经心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发誓，一定每个月拿出来认真读一遍。除去正式信函，她还给路易十五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请求老国王对她这不懂事的孩子予以宽容，因为她还只有十四岁。但她内心的焦虑并未因此而有所减轻。玛丽-安东奈特尚未到达凡尔赛，她给她写的信却已经到了，提醒她不要忘记经常看看她交给她的那张字条。信中写道：

亲爱的孩子，每月21日，你一定要把那张字条拿出来读一读，此点望你切记。对于你，我最为担心的是你会不把祷告和读书放在心上。这样，你很快就会对这些事缺乏热心，变得懒散起来，你可决不能这样……不要忘记，虽然同你天各一方，妈妈仍时时都在惦念着你，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

就在举国为此婚礼而沉浸在一片欢乐中的时候，玛丽-泰蕾丝却到了教堂里，祈祷天主不要让只有她一人预感到的那场灾祸降临到她女儿身上。

由三百四十匹骏马组成的浩浩荡荡车队——这些骏马每到一地都要全部更换——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旷野上缓慢地走着，经过途中无数次的欢庆和盛宴，两国的边界终于在望。这时，在克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位于莱茵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一些木工和装饰工正在为一所奇特的建筑抓紧进行扫尾工程。这是凡尔赛和申布龙的典礼官们所特别注重的地方。因为新娘的交接仪式应在奥地利的国土还是法国的国土上举行？此



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执不下，后来一位头脑精明的典礼官终于想出了一个只有萨洛蒙才能想出的解决办法，即在两国的界河——莱茵河——中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临时建造一座木结构楼宇。这应当是最为理想的中立地带。这座楼宇共由五间组成，两间靠河的右岸，两间靠河的左岸，中间是正厅。新娘以奥地利公主身份进入前两间后，将在正厅举行接交仪式，正式成为未来国王的王后，接着便以此身份，经过另外两间而走出楼宇。楼宇中匆匆赶修而成的板壁上挂的是主教挂的名贵壁毯，大厅中的华盖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至于那些华丽家具，则是从城中富有资产者家中借来的。这一富丽堂皇之所自然不是市井小民所能涉足的，不过这里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几枚银币便足可买通易于通融的卫兵。因此，在玛丽-安东奈特到来之前的一天，几名德意志年轻学生出于好奇曾悄悄钻进这座即将竣工的楼宇。内中一人身材修长，目光清澈而热烈，英俊的面庞透出一副聪慧的神采。戈柏兰作坊根据拉法埃罗<sup>①</sup>提供的图样所织出的壁毯使他流连忘返，赞叹不绝。这个年轻人刚刚欣赏了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哥特建筑，现在见到这块精美壁毯，心中不禁油然而升起一股对于古典艺术的向往。他欣喜若狂，随即就这一出自意大利大师之手、被他偶然发现的杰作，向那些不善言词的同伴作了一番介绍。可是突然间，他默然无声了，脸上现出很不自在的神态，两道目光虽然仍旧是那样炯炯有神，但浓眉紧蹙，几乎是一副愤怒的样子。因为他刚刚看清，这幅壁毯所描绘的是雅松同梅达和克里于丝的故事，即一场结局悲惨的婚姻<sup>②</sup>，与当前这场婚礼简直太不协调。他不禁大

<sup>①</sup> 拉法埃罗(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画家和建筑师。

<sup>②</sup> 此故事源出欧里皮德悲剧。雅松和梅达原为夫妇并有子女。后科兰特国王表示愿将王位让与雅松，条件是必须娶其女儿克里于丝为妻。雅松欣然同意，梅达也佯装愿意让开。但到婚礼那天，梅达作为礼物送给克里于丝一件长袍。长袍上敷有毒剂，克里于丝遂被毒死，国王随后也郁郁而终。